

在獄中

魯迅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在 獄 中

家 瑛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號

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：5 $\frac{1}{4}$ ·字数：100,000

1959年9月第一版

1959年9月合肥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-45,000

目 次

第一章	1
第二章	13
第三章	28
第四章	40
第五章	54
第六章	67
第七章	79
第八章	93
第九章	107
第十章	120
第十一章	139
第十二章	149

第一章

七月天气，又闷又热。敌人把我们三十多个难友，关进庙内一間小小的潮湿的偏房里。屋子沒有窗戶，晒不到一綫阳光；大伙儿挤挨在一起，屋里散发出的汗臭气攪杂着陣陣酸澀的霉气，令人窒息。

我們三人一堆、五人一簇地閹攏在一起，嘀咕着今后该怎么办。有認識工会主席周鳳章和我的，便悄悄地向我倆問着應該怎样回答敌人的审問。

两天来，周鳳章和几个同志祕密地、公开地在难友中做了些工作。这天，周鳳章向大家号召道：

“同志們！戰場上是英雄，班房里是好汉。有骨头有肉的把胸膛挺起来！讓徐廷尧这位剿共专家看看干掉他們一千多人馬的英雄好汉，在法庭上的英雄气概吧！……今后怎么办呢？問題很简单，只要大伙儿不怕死，我們就有办法：在敌人面前，不暴露組織，不暴露橫的关系；不做婊种，不动搖悲觀；各編各的口供，各打各的官司。敌人再打再罵，我們咬定牙关說是种庄稼的老百姓，他們是沒有办法的！……”

又过了一天，我、周鳳章和一位老漁人——济老大，被獄卒提出了班房。审讯便开始了。

法庭設在庙的大殿里，审讯台是一張燒香敬果的供桌。一个肥头胖耳的法官，端端正正地坐在供桌的正中，因为天热，他脫去了軍装、軍帽。雪白的綢衬衫托着那光秃秃的腦袋，很象一尊恶煞。法官身旁有一侍从，垂手侍立；四个卫兵分列两边，各持带有刺刀的鋼枪，凶相恶貌，恐怖森严。我們三人默默地走进大殿。

济老大第一个被审讯。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紅軍家屬。头发斑白，滿臉胡髭。他挽着袴脚，敞开衣襟，袒露着赤色胸膛上的一窩黑毛。虽然长年的漁民生涯使他腰背有点僵硬，但是走起路来却很硬板。他沉着地走上法庭，閃爍着矚鑠的眼光，鄙薄地向法官問道：

“老总，叫我們来干什么啊？”

法官沒理睬济老大的問話，慢慢吞吞地戴上眼鏡，翻着案上的花名册。过了一会，他白着眼睛从眼鏡下瞅了济老大一眼，問道：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济老大。”

“济老大？”法官重复一句，然后又翻起花名册，轉动着老鼠般的目光在花名册上搜尋着。

“嗯，我叫济老大。‘济’是济公活佛的‘济’，‘老’是老爹的‘老’，‘大’嘛，我想老总你总会認識这个‘大’字吧！”

济老大輕蔑而談諧的回話，把我和周鳳章引得几乎笑出声来。法官生气了，一拍桌子，虎視着老人，叫道：

“你这老家伙在胡說什么？”

“真的，老总！我一天两趟在城西湖打魚，街坊鄰居誰不認識我。年长的喊我济老大，年輕的叫我济老叔，可是称呼我济老爹的人，还是最多！……”

“混蛋！哪个問你这些？”法官打断济老大的話，暴叫一声。

“那好吧，該問什么，就問吧。”

“在共产党里干什么？”

“抓魚摸虾呗！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法官打了个楞怔。

“真的，老总！說別的咱不会，打魚嘛，咱是內行；只要你眼看得准，手拿得稳，用力猛把旋网一撒！慢慢地把网收回来，嘿！看吧，魚蟹虾蟹，起碼干它一千多条！”济老大指手划脚地講着。他見法官的腦袋急得象貨郎鼓似地直晃，又故意补充說：

“嗯——！干这一行，可是急不得哟，只要你耐心地等着，又肥又胖的大鯉魚也逃不掉的！……”

“住嘴！住嘴！”法官咆哮着，命令左右卫兵：“来！来！把他的嘴封起来！封——起——来！”

两个卫兵搶上来，抓住济老大的胳膊。济老大猛地甩开卫兵，跨上一步，說道：

“这是做什么？把嘴封起来，怎好回答你的問話呀！”

“看你这老家伙，一定不是个小‘魚’！有人說你在共产党里当委員，对嗎？”法官急瞪起两眼。

侍从也随着厉声地問道：“講，講！在共产党里当什么委員？”

“干卫生委員！”济老大慷慨地回答。

“卫生委員干什么啊？”法官如获至宝似的追問道。

“扫扫街道，打打蒼蝇，挨門挨戶地查查卫生！”济老大拖长着声音，一板一眼地回答，“本来嗎，街坊鄰居見我年紀老了，講話又前言不照后語，大差事也干不来，大伙儿嘻嘻哈哈一举手，我就当上委員了！”

“胡說八道！我問你，当委員都是干些什么？”法官有些失望了，但仍不放松地追問了一句。

“除掉这些，再就是挖挖茅房里的蛆虫！”

“胡扯！”法官急得滿头是汗，狂怒地喊道：“謊言乱語，瘋瘋顛顛，毫无礼貌，定是匪首！帶下去！”

济老大被卫兵推向一边。該輪到我們了，我和老周互相交換了一眼，这时侍从喊道：“魯品山！”我暗吃一惊，心想：昨天敌人还叫我魯石头，为什么今天喊起我的正名呢？……

“你叫魯品山嗎？”法官問道。

“我名叫小石头！”我走上去，滿不在乎地回答道。

“我問你，”法官欠欠身子，“你的姓是大陆的陆，还是魚目之魯？”

“不曉得！……你的話我不懂。”

“嘿！裝的倒很象哩！我問你，姓哪个‘魯’字？”法官

見我也不好纏，禿頭上又冒出了豆大的汗珠。

“姓魯就姓魯嘛，那個字，它認識我，我不認識它！從小沒上過學堂，我不識字。”

“哼，不識字，怎能當書記呢。”法官聳起臉上的橫肉，露出一絲得意的癡笑。

“不曉得你講什麼？我是送夫的！”

“在共產黨里幹什麼？”法官拍了一下桌子，氣得臉象豬肺，白一道，紅一道。

“我是送夫的！”

法官吆喝了一聲。我沒聽清他的話音，不一會，侍從由陰暗的屏風後面，引進一個人來。這人蓬頭垢面、衣服襤褸，左腿有些顛跛。顯然，是個被用過刑的囚犯。等到那人走近我身旁，方才認出他是工會秘書龔心華。法官見我望着龔心華，向我問道：

“認識他嗎？”

“不認識！”

“噉！”法官向龔心華眨眨眼睛。

龔心華躊躇地走近我的身旁，口吃地說道：

“品山同志，對不起得很！我……我不能拿性命當兒戲，到……到了這時候，我希望你也放明白點，不要白白地把性命送掉！”

“那個跟你同志？你講什麼？我聽不懂，我根本就不認識你！”我驚疑地望着龔心華。

“刁賴！胡扯！”法官拍案大喝一聲，又轉過臉去斜視着

龔心華。那神情，彷彿在問：“是你在我面前瞎扯嗎？”

龔心華頓時慌張起來。他向我翻着眼睛，焦急地鎖起眉頭，說道：

“魯品山，你……你別翻臉不認好人，我這都是為你好！光棍不吃眼前虧！別硬拿雞蛋碰石頭啊！”

“老总，我看這人有毛病，要不，就是被你們打糊塗了！他是亂咬好人，我根本不認識他。”

“訛言詐語，堅不吐實，定是匪首！”法官一揮手，喝令道：“帶下去！”

衛兵把我拖向一邊。

周鳳章未等得敵人呼喚他的名字，就昂然闊步走向審訊台前……龔心華畏縮地站在一旁，刁猾地看着他，準備進行更大的出賣。

審訊後，我們被脫掉鞋子，解去腰帶，帶進了“匪首集中營”。這裡過去是偽縣政府的監獄，紅軍進駐縣城時，曾作過糧倉。走進一個磚石砌的小門，右邊是看守的宿舍，左邊是長長的走廊。走廊一邊是窗戶，一邊是牢房。牢房地面和牆壁都是用磚石砌成的，非常牢固，靠近走廊的一面，是用木柱筑成的柵欄，中間一截被磨得光滑滑的，上面刻着很多指甲痕印，這大概是囚犯們用來計算蹲牢日月的。

在這裡出乎意料地碰到了縣蘇維埃革命法庭庭長鄭邦賢（被捕後改名鄭邦）、區蘇維埃主席蔡山寶、獨立團營長周達、城區赤衛軍大隊長龔心甫和余集紅色少年先鋒隊的指導員

王玉珠。八个人关在一间房里，比起刚才住的地方感到宽敞多了。下午周达和我谈了一会自己被俘的经过和兰妮逃走时的情景；晚上郑邦向大家讲话了：

“听说最使法官伤脑筋的，就是那些既不說实话，又不怕死的人。法官要用軟的好言好語問，他就东扯葫蘆西扯瓢；法官再用硬的夹板棍子逼，他就脖子一挺，說一声：‘来吧！’照我看，我們目前就应该这样。沒承認自己的，那就咬紧牙关，百問不招；承認了自己的，例如老蔡，也要重新挺起腰桿来。敌人要問：‘是不是共产党员？’那就理直气壮地回答道：‘是！’敌人要想再問别的，那就是：不曉得、不明白、不知道！这就叫做一問三不知！‘一問三不知，难煞問案的！’只要我們这样堅持到底：敌人是洋鬼子看戏——干瞪眼！”

“不要說啦，庭长！現在已經定案啦！我們都是‘匪首’，今后就要按匪首定罪了！哪个还有工夫再来审問我們呢？等着吧，老兄！砍掉头碗大疤，今日老子要是被他們干掉，二十年后还是这么一块！怕什么？”

說这話的是周达。他是在周老奶奶家被敌人发现身上有枪伤被俘的。为了照顧他，郑邦建議由王玉珠照顧他吃飯喝水，然而这位硬汉子却認為別人对他的护理是多余的。他認為被俘不及死去痛快，他曾这样咒罵过敌人：“飯桶！全都是飯桶！三枪打不死一个人！”他勇敢、頑强、單純，但也粗莽。从被俘开始，他就等待着馬上死去，他認為只有死去才能表现出对党的忠誠。因此，每当人們商量如何对付敌人，談論如何活下去的时候，他总是厌恶地阻止大家談話，甚至咒罵別人是“老

鼠胆”、“怕死鬼”！

“周达同志，你这种說法不对！……”郑邦說。

每次周达阻止別人談話时，郑邦总是向他反駁。要是换个別人，周达的脾气早就发作了，但不知郑邦那一点使这位硬汉子很信服，所以仅管他脾气再大，总是以最大的克制力等待着郑邦的話講完。

“还是讓他休息一会吧！他身上的伤势很重！”靠在周达身旁的王玉珠插口說道。

“思想有問題，身上的毛病就不会好！”郑邦止住王玉珠的講話，繼續說，“老周，你認為現在求‘活’就是怕死嗎？不对！一个干革命的，他既不怕死，也應該懂得怎样在死里求生！象你这样失去活的心，靜坐等死的想法，不是真正的勇敢！……”

“你說什么？”周达终于压抑不住地頂起来了，“那末說三十几个敌人死在我的枪下是假的嗎？我身上的三处伤是被狗咬的嗎？”

“一个真正勇敢的人，”郑邦象是沒听到周达的反駁，依旧是那末沉着而严峻地講着。“他不但手里有武器的时候，勇敢杀敌流血牺牲；就是等到他手里沒有武器的时候，他也会繼續向敌人作斗争，直到他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喘完最后一口气！周达同志，你知道嗎？县委書記临死之前，和我談过你的情况，并且要我……”

“哦，那末你就是这里的領導了？”周达的声音緩和了，但話音里却有些輕蔑的戏謔。

“领导是应该有的，但是这里没有泥塑的神象，叫你去崇拜他；这儿都是些真正的人，是些服从真理的人！‘真理’对我们来说，就是领导！……若是这儿是我们的医院，我可能抱着鲜花来慰问你；但是，这儿是敌人的监狱，是武装战斗以后的另一条战线，过去向国民党、团防队作斗争，今天要向法官、叛徒作斗争！手上的武器虽然没了，但是思想的武器不能解除。敌人用子弹征服了我们的身体——这也是暂时的，但是他们绝不会征服我们的思想！……”郑邦的话中断了，他扫视着房里的人，然后把视线落在周凤章脸上，仿佛在恳求他能为自己的话补充几句。

“我同意老郑的说法！”周凤章接着郑邦的话说，“共产党人应该视死如归，但是不应该静坐等死啊！我们既然被敌人当作囚徒关押起来，敌人是不会把我们轻易处死的，他们会想尽办法折磨我们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一方面把敌人的监狱做为学校——学习；一方面把它做为战场——斗争！”

“学习呀！斗争呀！叫我看还是少讲几句吧，也不看看人变成个什么样子了！……”王玉珠嘟囔着，从木栅外舀了一碗凉水，递到周达的眼边。

“小老弟，你代表少先队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啊！我并不以为你年龄小，不接受你的意见！”郑邦向王玉珠说道。

确实王玉珠是牢房里年龄最小的一个，他比我还小三岁，今年才十七，聪明、伶俐，有一双俊秀、机智的眼睛。虽然在被俘的第一天，睡梦里还喊叫过妈妈，但是，他在护理周达的工作中却是极其认真和体贴的，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周达，爱上了

了这个戴着三个弹洞从未叫过苦的人。因此，他带着崇敬的心情，暗暗地学习周达。有一次他告诉我，周达的脾气很象死去的玉宝哥哥，或许由于这些，所以每逢有人对周达进行说服教育的时候，他总是怏怏不满，偏激地庇护周达。然而，这次他要大家少讲话，倒不单是为了周达，他曾这样想过：“在我们中间，能否再有象龔心华那样的叛徒出现呢？”引起他这样顾虑的，是龔心华的哥哥龔心甫和大家住在一个牢房里。当他听到郑邦征求他意见时，他不自觉地把眼睛扫到龔心甫脸上，说道：

“我的意见就是要大家少暴露秘密！人心隔肚皮，还是少讲话吧！”

蔡山宝这时开言了：

“老弟，我看你人小胆子也小，真是被毒蛇咬了一口，连自己的腰带也不敢拿了！不要议论这些吧，我心里烦！我需要安静！”

“不是我胆小，是你大意！你认为我怕吗？反正我已经被龔心华咬上了！我什么也不怕！可是大家讲话也应该有个分寸啊！谁能打包票这里面不再出第二个龔心华！”王玉珠讲话时，眼睛一直在龔心甫脸上转来转去。

“老弟，你说话就说话好啦，干吗老把眼睛瞅着我呢？龔心华是叛徒，不等于我也叛变了革命啊？现在是一人犯罪一人当！我声明和他脱离关系，谁也不准把我的名字和他连在一起！”龔心甫愤愤地在膝盖上拍了一巴掌。然后在郑邦和我的脸上扫了一眼，仿佛在说：你们俩是最了解我的啊！

郑邦眯縫着眼睛，摸着口髭，沒有吭声。我接着說：

“算啦！是鋼蛋是鷄蛋，敵人面前便知分曉！不过就我来看，在我們当中是不会出現第二个龔心华的。別說在組織的，就拿他老人家來說，”我望着正在睡悶头大覺的济老大，說，“虽然是个‘老非’（指非党、非团的羣众），我看也是个鋼蛋！”

周达吃力地翻了一个身，向王玉珠問道：

“你們天天講公心华、母心华的，到底是誰呀？”

“誰？这房里八个人就有四个是他介紹来的！”

“蠢种！叛徒！可惜我不認識他！”周达說。

“認識他，你又能怎样呢？……”王玉珠追問了一句。

“我要認識他，哪里碰到，就在哪里干掉他！”

王玉珠碰碰周达的胳膊，示意他不要再說了。然而周达講話的声音更响了。

“我怕什么？別說龔心华的哥哥在这里，就是他老爹在这里，老子講話也是这个腔調。”周达拍着胸膛說。

“喂，講的什么話！……”龔心甫火气也冒上来了。

“什么話？全是中國話！不懂嗎？我是在給你下警告！”周达說着說着，一骨碌爬起来。

“你可認識我是誰？”龔心甫也跳起来喝道。

“認識！叛徒的哥哥！”周达喊道。

“苏維埃的赤卫軍大队长！”龔心甫也拍拍胸膛。

“怎么，想打架嗎？”周达猛地扑上来，一巴掌打在龔心甫的肩膀上。

龔心甫一把握住周達的手，一只碗口大的拳頭舉了起來。但當他看到周達頭上血跡斑斑的綑帶時，便慢慢地把手縮了回來。

“算啦！算啦！安靜些吧！”蔡山寶拖長着聲音阻止說，“鷄貓喊叫的，算個啥子。你也哭，他也哭，你兩個拳頭一般大！好啦！算啦！有時間不會想想你們老婆孩子嗎！”

周鳳章附在我的耳朵上，悄聲地說：

“怎么，老蔡近來老講洩氣話？”

我還沒來得及回答，濟老大惊醒過來，抓住我的手問道：“喂！書記！……品山！……”

“不，老人家你就趁早叫我送夫的吧！”

“哦！出了什么事嗎？……”

“噓！——”王玉珠離開柵欄，向大伙兒搖着手。

看守押着一伙人走過來了。大伙兒驚愕地望着每個人的臉兒，牢房里沉默了一會，一陣鐵鎖聲響，看守盡完他們的職責，懶洋洋地走了。

第二章

龔心甫悶悶不樂地扯起衣襟揩了揩臉上的汗水，走到柵欄前去舀水，水桶里空空的。他激怒地把茶杯朝地上一摔，咒罵道：

“日媽的，咀吵干了，水也沒得喝！看守！看——守！”

看守來了。他手里提着一根皮鞭子，向房里瞅了一眼，問道：

“鬼叫什麼？”

“眼睛瞎啦！沒看到水桶里沒水嗎？”龔心甫凶凶地質問道。

看守把皮鞭朝柵欄上一抽，瘋狂地咆哮起來：

“媽的，赤匪頭子！有种走過來！”

龔心甫滿臉憤怒地走近柵欄。

“伸出手來！”看守厉聲地命令道。

龔心甫把手從柵欄里伸出來，看守猛一下抓住他的手指，掄起鞭子抽將起來；龔心甫就勢一翻手心，一把抓住看守的手腕，狠狠地用力一拉，那看守的臂膀和臉部猛烈地撞在柵欄上。